

□游字明

所有的好终将被看见

有两句俗语，我一直不怎么喜欢，一句叫“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一句叫“好心不得好报，黄泥巴打成黑灶”。它们的错误在于对生活的世界缺少应有的信心，笼统地否定好心与善良的意义，误导了人性。

“好心不得好报”“人善被人欺”这样的事在生活中有没有？回答自然是肯定的。毕竟社会不是真空，人心也不都是纯洁的白纸。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好心与善良一时被辜负终究是小概率事件，无视道德、刻意亵渎别人善意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一个人只要真心且长期向好、向善，他的“不得好报”“被人欺”很难发生。

《世说新语》讲过一个故事。西晋时官拜太保的王祥少时丧母，父亲续娶。他待后母非常恭敬，不知怎么的后母就是不喜欢他。王祥家里有一棵李树，后母经常叫他去看守，刮风下雨也不准离

□刘琪瑞

4岁的孙女非儿常常语出惊人，她的脑海里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词儿，一出口就令人倍感新奇。比如春天来了，我们带她去郊游，田野上野花缤纷，蝴蝶翩飞，蜜蜂嘤嘤。非儿挥着手儿跑过去，嚷嚷道：“太吵了、太吵了，吵到我的眼睛了！”

非儿从幼儿园回来，路上遇见人家牵的两只小狗，“汪汪！汪汪！”在吵架。她奔过去做个鬼脸，对小狗说：“吵吵吵，你们吵到我的眼睛里了！吵死了，吵死了！真丑、真丑！”那两只狗儿被她吼得立马噤了声。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踩到了柠

□古保祥

在风中

我看见一个弱不禁风的孩子，站在村口扳着指头数日子。风肆无忌惮地袭击着他弱小的身躯，敲打着他稚嫩的灵魂，他不为所动，在计算父亲归来的日期。在爱的面前，再寒冷的刀剑，不过是一个过时的古战场，没有哪一场寒冷能占得了爱的上风。在乡下，能够代表冬日风景的，唯有风。如果没有风，冬天会显得单薄，就好像没有了初恋，年轻学子的人生将会平平淡淡、毫无生机。风摇旗呐喊，雪疑神疑鬼，人走在风中，像一支箭，若无其事。乡下的窗户，有装着玻璃的，风吹过，玻璃稀里哗啦地响，就好像我们的心事，七上八下还没有来得及收拾。还有些窗户，用纸糊起来，倘使哪个调皮的孩子，用小指头挑出一条缝，好家

□厉勇

寻访古树

这些年，陆陆续续去了不少地方。每去一个地方，我最关注的事情，或者说，我做得最多的事情，一定是去寻访古树。默默走到那些几百年几千年的参天古树面前，像个信徒一样用崇敬的目光去仰望，去拍照，去触摸……

在丽水的古堰画乡，几百年的参天古树随处可见。这也许是我目前见过的古树最密集的一处神圣之地。走在石板路上，左边靠河的那边，几乎每隔几十米，就有这么一棵需要好几个人才能围抱的古树。古树伸开的枝干就是若干小树，一棵树就真的做到了独木成林，那盎然的生机似乎无处不在。那高耸而巍峨的树冠，像巨型的伞般遮天蔽日；那绿色的树叶在阳光下闪耀着好看的绿色光芒，似乎是古树无数的嘴巴和耳朵，在诉说也在倾听；那粗壮的身身乌黑而坚硬，藏着岁月的沧桑。古树的生命力依然蓬勃，每一片树叶，每一条树枝，每一个纹理，都有岁月的痕迹，洋溢着强大的生命力。

最大的一棵千年古树，就在石板路边，被围栏围了起来。最让我惊叹不已的是，这棵千年古树，虽然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子，但是连树皮上堆积的青苔也郁郁葱葱。对，它的中间是空的，里面站两三个大人绝对没问题。没有年轮又如何？那些裸露的褐色条纹就是它的年轮。没有心和身体又如何？导游说，这棵树虽然被雷劈了无数次，但只要树皮在，只要根在，它就能输送营养，它就能活得生机盎然，葱葱蓊蓊，活力无限。早

开。某次，王祥睡在别的床上，后母暗中去用刀砍他。碰巧王祥起床解手，后母一刀砍空，只砍在被子上。王祥知道后母非常恨他，就跪在地上请求其处死自己。后母深受感动，幡然悔悟，自此待他如亲生孩子。

四川南充一位姓冯的小伙子因为家境贫寒，二十好几还没有娶妻，经人介绍，认识了湖北一位姓陈的单身妈妈。当时这位单身妈妈生活极其艰难，为前夫看病欠了五六万块钱高利贷，身后还拖着两个只有几岁的孩子。她之前也跟别的男子过过亲，那些人都被她糟糕的生活条件吓坏了。小伙子没有嫌弃，勇敢地留了下来。然而，这种堪称大义的选择，并未得到别人的理解。他面临的人际环境极其恶劣；父母觉得他一个小伙子娶个带“拖油瓶”的女人脸上无光，坚决反对；妻子的原公公、婆婆认为只有穷地方才愿意做上门女婿，看不起他；村

里人看到他是外地人，有点什么事就欺侮他；两个继子担心他将妈妈领走，极端仇视他，平时只叫他“喂”，一声“爸”也不愿给。这位冯姓小伙子是如何应对的呢？家里的重活、累活抢着干；孩子们剩下的饭，他不声不响吃了；大的继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他没日没夜地照顾；妻子的前婆婆得了重病，他一日三餐做好送去，就因为老人说了句想吃酱油瓜，他听成了瓜，赤着脚跑了8里路，气喘吁吁地将瓜买了回来；二继子检查出与大继子同样的病，为了积攒给孩子治病的钱，他白天去干苦力，晚上去装垃圾车；村子的土路烂了，他不声不响地用石料垫好……时光不留情面，在20多年里，将小冯变成大冯再变成满眼疲倦、一脸沧桑的老冯；时光也终有温情，它让老冯不仅得到了妻子真诚的爱，还让他获得了妻子前公婆、两个继子与村里人的高度认可。二继子上重庆卫视专门感谢他，第

吵到了眼睛

鼓琴”，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也是此意。

诗圣杜甫《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晚唐杜牧《阿房宫赋》“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之句，皆为“通感”。还有北宋“红杏尚书”宋祁《玉楼春·春景》里的“红杏枝头春意闹”，“闹”也有“吵”的意思，与我那孙女非儿“花儿吵到了眼睛”，有异曲同工之妙。

生活需要诗意，也需要有“通感”。已故老作家木心说：“爱孩子，尤爱孩子气的成人。”我们不妨做个孩子气的人，

一次真诚地叫他“爸”。他务工回家，邻居们说：“你家要没收拾，别收拾了，去我家住就行。”

人都是希望自己被善待的，付出爱的人最初被误解，不是人们不需要这种爱，更不是人们看不起这种爱，实在是因为人们在怀疑这种爱的真假，一旦你的功夫下到相当程度，使大家觉得你诚意满满，他们便会改变态度。王祥的后母待他由坏变好，老冯身边的人对他的接纳，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害怕“好心不得好报”“人善被人欺”而吝于付出对别人的好心与善意，既会愧对绝大多数有良知和正常是非观的人，也会辜负渴望被信任的自己。

世间只有暂时没有被清算的坏与恶，却很少有长久被漠视的爱与善。一个人秉承一颗正直而无私的心行走于世，所有的好终将被看见。

著名学者柳鸣九长期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与钱钟书、杨绛是多年的同事。柳鸣九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一天，一位经常在‘钱、杨’身边行走、替他们办些琐事的青年同志，递给我一个小纸包，里面有二十元人民币，他对我说，‘这是钱先生、杨先生要我交给你和朱虹的，补贴你们的家用，还要你们收下就是，什么道谢的话以后都不要讲’。恭敬不如从命，我怀着深切的感激之情收下了。那个时期，我与朱虹承担着赡养两个孩子与双方父母的义务，两人的工资加起来只有一百三四十元。由于业务断了路，没有半点稿费收入，生活的确相当清苦，‘钱、杨’这一接济，真是‘雪中送炭’，使我们倍感温暖。没有想到，到了第二个月，那位同志又照例递给我一个小纸包。然后，第三个月，第四个月……就像例行的发工资，每月都有，一直持续了两年之久。而我也获知，研究所里每月不落地从‘钱、杨’那里得到接济的竟有十多个人，基本上都是处境倒霉、生活拮据的青年人、‘小人物’。这就是说，‘钱、杨’两人每月的工资，大部分都用于接济施舍了，而且至少持续了两三年，如同一项固定的‘制度’……”

做个被花儿吵到眼睛的老小孩，给生活增点色彩、添点滋味，岂不妙哉！



树老花更艳

赵健雄摄

□蒲田广隶

天有多高

人们常说的“天高皇帝远”，这句越地流传的民谚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其实它差不多就属于一句歇后语——谁也管不着。据考证，这句民谚还不仅只在越地而是各地都有流传。

这既高又远的距离，又何尝会产生过具体尺度的概念？而在信息传递手段匮乏而仅只能依靠耳闻目睹的古代，这空间距离可是统统都涉及到了百姓活动的自由度。天高皇帝远，一般来说，前者当属无，而后者则有。前者是玉皇大帝，他的凌霄宝殿自然会设在那个云雾飘渺的茫茫宇宙之深处，连当年一个跟斗能翻十万八千里的孙悟空也不知道要翻几多跟斗才能抵达南天门，一般的凡夫俗子根本就用不着去想象此事。而后者皇帝，虽说名称为天子，实质属于人间之皇，通常都住在京城的皇宫里。也甭管哪朝哪代，其京师设在何处，是设在丰镐还是咸阳？是设在长安呢还是洛阳？是设在开封呢还是杭州？是设在南京呢还是北京？总也逃不脱设在我华夏大地的九州之内嘛。所以就肯定会有一个实际上的空间距离存在，而断不可能像犹如天路一般，遥不可及。

过去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这天

高其实还是可测的，至少是可以用某种实物来加以比对的。譬如小时候拉完屎之后，每每都会翘起屁股，嚷嚷着要母亲快点来给擦擦眼。可母亲实在太忙了，一霎时没有空怎么办？那就只能让自己这样一直翘着。最后母亲总算是有空了，擦屎之前，经常还会顺手拍一下我的小屁股，然后笑着说：“干啥把个屁股翘得这般半天栋高的呢？”可她又哪里会想到，此时我所高兴得意的，正好就是她说的翘臀于半天之高的屁臀了。既然一屁股可翘得半天栋高，那二屁股岂不等于翘得一天栋高了吗？诚然，这也就只是说的一句玩笑话而已。只不过这句玩笑话的流传倒是颇有一些广泛，至少在越地的乡下差不多都能够听到此说。那么推算起来，也唯有我老家盛兆坞的徐半天岭，才称得上为天之高度最有效的尺寸标尺了。

归属于会稽大山西麓之余脉延伸的老家盛兆坞，四面环山，只有南面一个山口才有一条缘溪之道，直通外面世界。其余三面可全都是岭，从西南边的柿坞岭到西边的锡山岭、福庆岭，再到西北边的茅山岗岭，北边的陶家岭、香缘岭，以及东边的王村岭、泥舂

能主动对身处困难的同事出手相助，而且持续两三年之久，帮助的还不止一个人；这份难得的爱心，让我们看到了钱钟书和杨绛两位先生善良的心地。难能可贵的是，这份乐于助人的善心，在他们的女儿钱瑗身上得到了传承。

钱瑗长期在北京师范大学从事教学工作。她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老师，非常爱护自己的学生，不仅向他们传授知识，还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对于那些需要帮助的学生，她总是慷慨地施与援助、帮助他们度过生活的难关。吴学昭在《听杨绛谈往事》一书中披露了这样一件事：钱瑗有一个女学生，来自山东农村，“文革”时期，不幸卷入运动的漩涡。这位女学生压力特别大，无法忍受别人对她的人格侮辱和肉体的折磨，便决定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痛苦。于是有一天，她从宿舍的四楼跳了下去。可是，她没能死成，却瘫痪了，陷入了更加痛苦的境地。毕业的时候，因为瘫痪，这个女同学没能参加分配工作，被遣返回了山东老家。那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地区，她的家庭连一床棉被都买不起，生活陷入了极端贫困之中。钱瑗对这个女学生的困难没有坐视不管，她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些钱来，按月寄给那个女学生，供养她生活下去。这样一直持续了很多年，直到那个女学生去世为止。

发生在钱瑗身上的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在钱瑗身上依稀能看到钱钟书和杨绛的影子，能看到“钱、杨”身上那种乐于助人 的精神品质。这是一种家风的传承，两代人像接力一样，把乐于助人的精神传递下来，绵延不绝并发扬光大。正是这样的家风传承，使得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能够生生不息、日益焕发勃勃生机。

许多时候，一个人往往会拿自以为知道了天之高的秘密而洋洋得意，而偏偏就忘却了，人世间其实还有更加重要的地之厚。